

重修白鹿洞志版序

南康白鹿洞志始修於康熙五十九年日久朽壞繼
於乾隆六十年補其鈔缺計八十六版迄今又百
餘年矣去歲熊邱四司鐸具稟洞志廬山志
及府志三版向存府學府志去修時未遑刊稱
完母待多需囊剋以爲何設法修補爲諸事起
難久之慨時勢之變遷悲斯文之歎墜方今

白鹿洞志

朱序

一

朝廷銳意興法新政日興康郡地瘠民貧集款匪
易祗有洞租一項已撥中學堂經費去院自停
課後僅有洞斗數人值守官場齋舍風雨飄
搖丰歉傾圮似此當務之急豈惟區區一志版耶
每念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著先聖之秘蘊流風
遺韻至今未泯去院爲當日講學之地是誠生
日就衰落鞠爲茂草將而宋以來數百年之

名蹟不泯此庶乎日在思之責曷能已以故再三
審議籌款修葺以爲保存之計近奉

上憲迭次派員相度經費已有款辦存古書堂
及森林學堂之議所存志版典章文物洞四版
於修寄於此乞爲文獻之概自未可少飭印檢查
存校改錯字修版更定補苴者近之而版反遠
於丹粉言者有六則使後之人毋忘此陽

白鹿書院志

朱序

二

澤云爾

宣統二年歲次庚戌重陽後五日知南康府事
津門朱錦猷

白鹿洞志序

白鹿書院由來舊矣肇於
唐盛於宋沿于明迄我

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

白鹿志

序一

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
山亦輯有志靡不載之甚
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
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
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為
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

登斯堂而遵斯教可為學

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

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

重顧舊志已弗可考即前

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

書而版又不戒於火今星

白鹿志

序二

子毛令自銓選引

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脩輯越五載而告

成余覽其於前志七則外

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

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

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嘗以事至院與院中多士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

白鹿志

序三

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厚望焉爰曰毛令之請而書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夏六月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三級蓋平白潢序

白鹿志

序四

白鹿書院志序

古聖王之作人也家有塾黨術有庠序
國有國學後世區區之南唐亦建學館
而天下之有書院則自宋始盛夫以天
下之大於江之北立嵩陽於江之南立
嶽麓石鼓白鹿為四大書院號為國學
而白鹿為尤盛先是唐賓客李渤所栖

洞志序一

息白鹿之名始著後以而朱晦菴陸子
靜所講學而後學者始多版書院之脩
復守先待後使天下后世信之深而從
之衆非朱子不至是攷朱子讀書之地
講學之堂在江南者不一而足而誦讀
其書者徧天下聞世之學者白鹿在何
地主講席者伊誰得孔孟之薪傳者有

幾私泚而傳習者何人講學之規何似
頒發而讀者何書其瞪目頽顙茫然不
知所對不少也之數者非大有關於學
問且無與于敦化育才之盛心尚皆不
能舉則所信之深者何所信從之衆者
何所從豈非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
啟發乎嗟夫奇偉名彥匡坐一堂接珠

洞志序二

泗濂洛之淵源而窺其堂與况書院之
大名教樂地如鹿洞者有自外於宮牆
者吾不信也書院自朱子興復其洞規
講義答問戒諭灼灼在人耳目百年後
代有誌書圖經記序詩文可一覽而神
遊於廬山瀑布之間身廁于講學脩身
之地已然無如星子毛令之白鹿洞志

之精核完備為善之善也一流覽而益知洞之所自興山川風物之代異規模設施之不一教養人才之各殊且於文字之有闕者片語單詞無不畢錄本末具而洪纖該於以見書院之盛大固無踰於白鹿矣今

皇上加意人才新脩經史統千聖之心傳者

洞志序三

皆頒發於鹿洞都養又饒以饗殮視古今之育英才又無踰于今日則多士之拊息於鹿洞也居聖域賢關之名勝思養之教之上

洪恩而不抱希聖希賢之志者其亦何以自立於天壤也哉

康熙庚子菊月江西箬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加四級蘓萬石文焯撰

洞志序四

白鹿書院志序

書院以白鹿名者何重創始也唐李賓客渤隱居於此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召洞由唐以迄於明其間興廢不一而惟於宋為最盛新安朱紫陽學宗孔孟道述唐虞所以致知而力行者無不得聖賢之薪傳矣淳熙六年知南康軍慨然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以宣明教化敦勵風俗為已任爰訪白鹿故址即有榜文牒狀劄子以及奏請勅額之舉遂次第修葺復其舊擴其新置田聚書以為執經請業之所一時名人如陸象山劉靜春輩皆講學於斯則於守先待後之學大有裨益詎謂文教之振興不以其人哉惟我

皇上接執中精一之傳脩神聖文武之德於

萬幾餘暇博極群書惟謂宋之朱子註明

經史得中正之理丁卯歲

欽賜學達性天匾額壬辰歲又奉

諭旨將朱子升配十哲隨以朱子全書

頒行天下使學者有所遵從則所以表章

先賢者如此其至然不有斯志何以信

白鹿書院志

卷二

今而傳後哉按白鹿洞志特創始於弘治七年郭璿之手前此蓋缺焉而未之脩也厥後歷有修補大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康熙十二年廖文英重修后丁酉春版復燬於火星邑毛令職守斯土身任其事廣搜遺編細加訂輯於舊志七則外又增三則惟將朱子所撰榜文

牒狀劄子以及教規策問諸條不列於藝文之內而特起興復例所以示尊崇也蓋細繹其言勤亡懇亡直以道統爲已憂學者一日三復退可修已進可治民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不淺在業斯洞者觀程有要楷模有資日用有需無不可以陶冶而成之即未至其地者讀是

白鹿書院志

卷三

編瞭然在目夫亦可以勃然興矣戊戌之秋志成請序於余亡又慕廬山鹿洞之勝丁酉歲奉

簡命承宜是邦雖未遑至心切嚮往之披閱是編而仰止之懷益深但後之官斯土者綿亡延亡其不致廢墜不舉又爲余之所厚望也然則書院之作重創始又

白鹿書院志序

重守終也不揣愚昧因附數言於簡端

云

肯

康熙五十七年閏八月望日燕山許兆

麟書於豫章之紫微堂

白鹿書院志

卷四

白鹿書院志序

循環之運能與天地參而無終極者其爲道也鉅而其所開亦必不輕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日月之所以明江河之所以流有時風雨晦蝕壅決雖極盛衰變化而卒不熄聖人之道不其然乎廬山白鹿洞唐白鹿書院志序

賓客李渤隱居之所至宋朱子始闢爲書院其間如顏魯公周濂溪河南二程象山姚江後先相映於戲何其盛哉當是聖教明仁義著而人知學問士君子經明而行修愚夫愚婦目見耳聞薰蒸於其中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日與之化故象山先生一登講席發明喻義利之

旨聽者悚然至山農野老聞之泣下其所關於人心世道爲何如也按考亭奏事延和殿時諄諄於異端佛老宮院滿天下而先王禮義之宮反不及其萬一以此爲請余謂佛老廟宇夫人得而興廢之於人心何關於世道何補燭火鬼燐烘動煽惑遇有知者不崇朝而滅耳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洞之有書院千餘年矣屢廢屢興而廢愈久則其興達益甚豈非聖道之不熄而學者薪傳有自歟今

天子崇儒重道爲萬世開太平而於紫陽尤隆祀典御書碑額光耀書院凡來守此邦者必廷見而獎勵之如星子大令毛君皆蒙俞旨誠恐非其人則書院

白鹿書院志序

三

廡書院廢則聖教衰而道熄嗚呼其用心何其至歟士君子當聖道昌明之際有在上者爲之君爲之師而百爾君子奉令承教又爲之增修學舍治資糧備器用延名儒主持倡率廣招來學森布規條俾四方有志之士懷仁慕義樂育而裁成之百年以來日新月盛不知視淳熙時之書院又何如也初考亭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及提舉浙東立社倉法民賴以安至今遵焉又嘗讀其兩朝奏疏修齊治平如指諸掌向使當時能竟其用豈不偉哉故古今以來有真儒必有實學苟無實學則無關於人心世道如是而謂能盡聖

白鹿書院志序

入之道參天地而無終極未之有也今從事書院者濟濟矣其能如林用中蔡仲默黃直卿十五人之從考亭各得其學以廣其教於天下垂之萬世則景星鳳凰爭先快覩者不獨在唐之白鹿先生矣予承之南昌未獲往觀書院之盛然而廬峰五老聖域賢閑悠悠我思常隨紅鶴飛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其予之謂夫時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歲冬月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督糧道叅議加五級京江蔣曰廣序

序

道學之緒開自堯舜危微精一之言遞傳至孔孟而斯道昭於述作凡曰仁曰義曰性善胥此志也自後河南程氏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及朱子挺生而私淑程氏之學大彰孔孟微言遂集諸儒之大成堯舜以來相傳道學乃復揭諸中

白鹿書院志卷一

天而炳若日星功莫鉅已我

皇上道統遠紹唐虞心源直接洙泗登咸三五以道化成凡所以敦褒儒術者靡不脩至

特念朱子發明聖道執於至正既於全集沉研寔踐更極表章崇奉之儀升配十哲皇哉理學昌明具自生民所未有矣廬

山白鹿洞由唐李賓客講學於此南唐創名國學宋初爲四大書院之一興廢靡定朱子知南康軍始修復故迹闢殿廡立學舍置洞田招四方生徒聚業其中一時學者粹然咸出于正去郡後猶惓惓來者莫不廢斯業生平教育之苦心誠有深萃于此者曩蒙

白鹿書院志卷一

御書匾額頒賚內院經史克初其中遠邇嚮學之士感激奮勵日新月盛而頃際在上

大當事金搥冰鑒以振興文教爲已任大江以西翕然丕變鹿洞講學之盛尤當駕軼千百載而上然則修志之舉又曷可少哉觀志中所載朱子規約言簡而

白鹿書院志序

合守內名山鉅川及小丘絕壑奇偉幽秀之觀皆佛老之徒之所盤踞而吾儒不與焉以奇偉幽秀之觀昇釋老之徒使其窮土木飾金碧動糜千億而儒者不顧祀典宮室有制其弊索祇事自春秋丁祭釋其釋菜外不數然其用力省而為禮簡以畧也則是異教果足以勝儒者之正學而

白鹿書院志 卷一 王序一

人心之趨向真怪僻不可知耶抑也白鹿書院在廬山五老峰下蓋昔賢講學之所也其地背嶺臨溪幽邃靈爽實宇宙清淑之氣渾蓄而蟠結於此為聖域賢關之所寄信不誣矣夫廬山周迴五百里梵宇琳宮金碧輝映遊人累月不能窮然其時興時廢如浮雲之變幻歲有常態而鹿洞經朱子講學迄今六百年雖亘弗絕當事之

與賢育才者修缺補廢日以增加歲丁卯我

皇上親臨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

碑木主於十哲人感動興起學惟朱氏為趨而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於土方將增學舍益庠序為肄習久遠計其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後為羞予乃愈信異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

白鹿書院志 卷一 王序二

不以世為興廢也始予校士南康車駿過鹿洞謁紫陽祠星子令毛君率肄業諸生祇肅以俟予知毛君蓋竭心力於斯文者固與商確補苴以綿力勦中丞公之一二而有未處也會毛君洞志新成寄正於予樂夫正學之日昌而予之遭際其盛也為之序而歸之

賜進士第提督江西等處學政翰林院檢討

一級前纂修

大清一統志

三朝國史奉

勅分修近體唐詩士辰科會試同考試官翰林

院庶吉士梁南王思訓撰

白鹿書院志 卷一 王序三

重修白鹿書院志序

戊戌新秋星渚令毛君平書致余并新刊白鹿書院志一冊而問序於余。作而嘆曰：嗟乎！毛君誠當代循吏之最矣。今之爲吏者，非不知振興文教、乃長民者第一事也。顧治獄訟、徵賦稅、簿書期會，苟稱厥職足矣。餘非所及也。卽興行教化、崇尚文治，亦不過謹守其文奉行故事而已。誰能取先賢之遺跡、實力而表章之？竭蹶從事，惟恐後時。且星渚斗大邑，荒瘠爲江右冠。官衙蕭瑟，作空山寂歷觀，薪俸所入，嘗不足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一

以供厨傳。毛君又庶吏不名一錢，乃是志版煖於火，甫匝歲復已剗剗告成。非以仰贊文明、作興雅化爲急者，誰能捐資付梓成功之速至此？及纂策伏而讀之，見其編次詳明、訂輯精當，條理井然，足以補前賢所未及。匪惟弘文教於一時，亦且垂良法于後世。則又慨然興嘆，以爲毛君更有過人之才畧，以行其造士之盛心，不徒教思之無窮而已也。憶余佐郡時，亦以事志不可無商，又歲久浸漉，爲之刪其繁補其闕，正其舛，擬付之梨棗，以垂永久。而終以閒曹冷署力

與願達而止旋以量移去遂不果至今歎然於懷今
毛君是志刻期告竣實獲我心而其增補刪訂之功
更有匪余所能及者尤為欣躍無已昔班孟堅所謂
以經術潤飾吏治者毛君有焉將見毛君與諸生日
夜講肄于詩書俎豆之間取紫陽之遺矩而闡修之
使皆誦繩繩渠習絃誦彬彬如古之俊民髦士使天下
謂紫陽過化之區實非凡為學者所敢望於以紹往
聖而開來學其功復何可量然則當今治行第一非
毛君而誰余雖輓轡繫奔安反覆是編實神遊于風泉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二

雲臺之際焉 昔在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新秋之望知湖廣黃州府
事前同知江西南康府事加三級暨陽蔣國祥撰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書院在星子縣治五老峰下宋淳熙
己亥朱子知南康軍拓址建學為講習地
復置田以脩火遠繼繼開來規模永之而
世有變遷事有沿革非大人君子以執綱
道教為己責其能振而起也哉

皇上崇儒重道表彰正學丁卯歲以

御書朱子祠扁額並經史諸書頒發書院自大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一

吏及有司亦各思仰贊文明之化竭力興
復由是書院日見昌起甲午時補授星子
令引

見

沿革

天顏悅豫顧餘臣曰星子縣爾等曾到否朱子
講學在此後顧璣曰此人去得時自念一
介小臣藉先賢過化之區

聖恩之一顧深以不克負荷是懼祇任即索志

造覽釋果有器懼其隘也則稱之祿士有

田懼其滿也則清之核書籍懼其逸而不

脩也張考課懼其荒而不寫也一時於志

焉取之碩志修於康太序文英遜四十條

年而版燬於火奉

憲令利行乃稍加訂輯別具創言付諸梨棗

用以敷揚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二

聖上德教之弘闡明朱子理學之正俾天下向

往者知所矜式誠如李江陰所云斯編為

學道之津梁矣至於振作鼓舞見生徒進

雅雅旅進旅退朝夕讀書習禮於其中

復有晦翁子靜其人者互相辨論益闡明

先聖之道以示來許端在大君子之居高

位者有以倡率之又此時之綿刀薄議所

職效其萬一也已足為序

康熙戊戌春星子縣知縣毛德珩謹識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三

序

白鹿洞書院為前賢講學之所甲于天下康熙丁卯我

聖祖仁皇帝賜書

賜額所以崇儒重道而綿教澤於孔長也甲

寅夏杪蘭奉檄代守南京面奉

憲諭以振興書院為首務檢閱舊志脩

序

學善清洞祖凡延請主講甄別肄業諸事以次進舉而志中殘缺之妄計共八十有六竊以方今

皇上文教覃敷

當代大人君子又以主持風化為已任不及今脩輯恐朽蠹日以滋甚亟付梓人鈔者補之闕者修之工省費約

序

遂成完璧志脩于康熙五十九年距今七十餘年而重修之則一哀輯可百年也以蘭弁鄙贊襄

文治誠愧未能而慎守前賢遺蹟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雅化並稟承

大憲文富化蜀之義誼則不敢不以自

責且不敢不望之後之來者用法數

二

言以附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次己卯春二月署南

康府事寧都直隸州知州廣陵周兆

蘭序

張元禎洞志序

白鹿洞志八卷南康郭郡侯璿所刻也志乃吾老友
魯鐸號春室者因遊白鹿搜訪而編集之時袁舉人
端以碩學爲藩憲延請分教於洞學復從而校正焉
久之其書但笥于鐸家士夫咸以未及傳布爲惜或
以聞于郭侯侯雅欲表章洞學亟遣人持書幣往求
之金川鐸子稷遂奉侯以成茲美維白鹿洞學名天
下名古今肇于唐盛于宋重于我朱子復盛于我朝
此志之編與刻不皆自有洞學以來曠數百年未舉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之缺典歟始自今凡有志于斯者不必身其地目其
勝第一披閱焉瞭然盡在是矣侯山西涑水人爲政
知所崇重惟繼治先賢過化之邦拳拳思承其緒如
刻周朱二先生年譜四書或問及積粟垂萬石于紫
陽遺惠倉皆前政之未及云弘治七年甲寅六月

李夢陽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巖末
見其興者圯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墮
焉考之文紀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
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于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
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
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
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創刻則興
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二

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
物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
流也夫史者述從以諒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覽垂
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託史以寓志故
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逝而綱目修是傷道之不明
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爲斯志亦
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傳亂者統耳矣亦又欲
墮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岐者可完圯者可
復耳矣或乃遊昭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巖末

之因養之有具觀程有要日用有備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矯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正德六年秋九月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三

陸夢龍序

教之所懸以求士者其所得常不足以盈教引五十
特之餌隨流而釣時有鰓魴古之人其不敢鰓魴以
網之固也博士以文周以前云乎哉裂詩書六藝之
幅組綴無用之言而羣天下做做焉雙雙其中以圖
尺寸唐以前云乎哉夫既如是以求之矣而後品其
中正而翹其地望猶捐泉布之母以視息也天下之
學官有科舉而無誼脩天下之書院名誼脩而實科
舉夫既如是以求之而亦如是以應之矣而乃始僭

白鹿書院志

卷一

四

級而果數曰吾陟之峻而步之廣吾已與周孔揚唐
虞而溯羲皇猶不病而筆鬼也其美為烈雖然古之
人有伊尹者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而欲觀見
之吾身彼豈以上之求之者如是而應之又豈待上
之求之不如是而應之乎白鹿洞書院盛于紫陽之
南康軍而其時已不免進取之習山漢聖賢象山登
席摩焉而硯席斥喻利以立君子小人之辨胡敬齋
至院遺丘時雍和泰政諸書尤愷愷乎其言之陳公
甫謂君子之使人由其誠夫由其誠而進之文章科